

十日刊 第三十四期

# 是 非 公 人 論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十字街頭的遠東局勢

漆鏡如

人治主義與大家庭制度

王季高

「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從修身起，祇能達到齊家為止，再也不能前進一步。  
到近年來，則越發江河日下……於是乎鷄鳴寺之廟宇，薩家灣之靈屋  
，好像中世紀的碉堡一般，象徵了首都的政治。」

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

厲德寅

南京的警察與「無名氏」之死

王導楓

『「無名氏」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在四十八小時以後，還是一個「無名氏」  
；而可愛的南京警察，……好像永久祇是汽車階級的裝飾品，而與一般平  
民無關似的。』

偷渡人

劉叔揚譯

瑣聞漫評

行易

每份售洋五分

全 年 二 元  
(郵費在內)

廣戶氏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招待週到

# 是非公論 第三十四期

## 內容

十字街頭的遠東局勢	漆鏡如(一)
人治主義與大家庭制度	王季高(二)
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	厲德寅(六)
瑣聞漫評	行易(三)
偷渡人(續前)	劉叔揚譯(六)
通信：南京的警察與「無名氏」之死	王導楓(三)
書評：現代政治之原理	黎犁(四)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 十字街頭的遠東局勢

遠東舞台上的主角，究竟有幾個？中、日、俄三國，無疑的是三個主角。英、美算不算主角呢？這不單是一個能不能做主角的問題，而是一個願不願做主角的問題。雖然願不願的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便於討論起見，我們在這短文內，暫且假定這兩個國家，現時還不甚熱心希望做主角，暫且略而不談，專論其他三國。

中、日、俄三個國家，在最近期內，都曾發生過驚人的事件。在中國有空前的西安叛變；在俄國有大黨獄，以及紅軍與特務隊（oag）的衝突；在日本有廣田內閣與議

會的衝突。這三件事情，無論那一件，苟應付的不得當，都可釀成流血大慘劇。但均能於最短期內，得到相當的和平解決。這是一種什麼徵兆呢？仔細體察一下，這並不是各國人民的酷愛和平，而是各國人民都感覺到一種非常時期的來臨，所以對國內糾紛不得不從速解決。

現時希望中、日、俄三國中任何一國的內部糾紛日益擴大的人們，似乎都有一種偏見，而非純客觀的去觀察事實。各國內部的痕裂，誠尚未能完全消解，但一般的傾向

，似乎是向着團結走，不是向着分裂走。

在這三個主角中，中國的問題，似又比較複雜。一方面有莫斯科指導下的外蒙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又有東京指導下的東北四省及殷汝耕輩。雖然這兩方面的活動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日、俄兩國都希望在中國保持一部分特殊的勢力，而同時又想得到整個中國的同情或友誼。這分明是自相矛盾的；但患得患失人之常情，雖然知道是矛盾，亦一時不肯放鬆。

這次西安事變，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團結力，所以日、俄都在考慮堅持局部利益而放棄全國同情，與犧牲一部分利益而取得較大之同情，二者間的利害得失。

在事實上，莫斯科方面，似乎已着了先鞭。三中全會的決議案裏說：「共黨於窮蹙邊隅之時，倡輸誠來歸之說」；上海方面又有共黨業已放棄人民陣線，而擁護民族統一陣線之說。這是不煙幕彈，固然不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莫斯科方面已在着手解決這個矛盾了。

說中，也曾鄭重聲明日本絕無侵畧中國領土之野心，並不承認有所謂「大陸政策」。然在事實上迄無表示，較之莫斯科，行動已欠敏捷。

遠東局勢，已到十字街頭，東京及莫斯科方面有識之士，似乎作如是想。如中國受一方面壓迫過甚，便有接近另一方面的自然趨勢。這種趨勢，在遠東均勢上，雖然不能說即有舉足輕重之勢，但却也有相當的影響。

我們從以上事實看來，可以得下列幾個結論。一、中國這幾年來埋頭苦幹的去自力更生確已收到相當的功效。

二、莫斯科和東京現時的表示讓步，當然是策略上的讓步。三、中國如能繼續努力自力更生的工作，則這些策略上的讓步，也可以變成較永久性的。四、中國應繼續努力自力更生，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偏袒一方。

（漆鏡如）

## 人治主義與大家庭制度

「老頭子過激，青年人保守」，這似乎是近數月來首都政治的總描寫。

實際政治會表現這種狀況，是否就算是病象，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是還不能不承認牠是一種畸形的發展。所謂畸形的發展，不過是就長期歷史的眼光，來判斷牠為非常的現象；然而這種現象，不論如何非常，却並非是不可理喻的。那末，牠究竟是怎樣會產生的呢？據我個人看：

義和制度表裏相襯互為因果，就產生了歷史著述上和當代環境中的悲歡離合和貴賤榮辱各種場合。在整個文化這樣地演進之中，上述的那種現象，不過是某一階段裏面很小的一片面，雖然可以算作畸形，然而多少還是可以理喻的。

所謂人治主義，並不是說凡事祇講「人情」不講「國法」，正如所謂法治主義，並不是說凡事祇講「國法」不講「人情」一樣。在實行法治的國家，法律之成立，在中國政治幾千年傳統下來的特徵，在政治的表現方面，是人治主義，在政治的背景方面，是大家庭制度；這兩種主

後，人民的風俗和習慣已經起了變化，法律之實行，也還得體諒環境改變後的人情。這樣說來，縱令實行法治，體諒人情還不失為行政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之所謂法治，祇能說大體上的精神是法治而已。反過來我們再看人治主義，則在人治主義局面之下，並非無法可言；不過大部份的法，俱因人而立，而法律實行的時候，又盡量的徇情。法律在成立時和實行時既是前後受着這兩層影響，整個政治的表現，自然也無法治精神之可言。

人治和法治大致的區別是如此，我們中國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呢？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鬧過法治，不過像商鞅韓非子之流，雖曾很轟轟烈烈的提倡過法治主義，然而他們的努力，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終久還是免不了歸於消滅。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一直到現在，籠罩中國的政治理論，還是孔孟的人治主義；甚至於在今日，名義上雖說是準備立憲，實際上也沒有脫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局面。我這種說法，到不是故意對於人治主義下一壞意的批評，或是故意的恭維牠。我覺得人治主義的本身，也許根本是無所謂好壞；牠的好壞，是隨環境變遷而帶有時間性的。假使「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天下」二字，僅指

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而言，則在那種社會之中，教育自然不普及，交通也不會很發展，封建社會之特權享受者，很自然的就會把持政治，使社會形成治者和被治者兩個階級，因之羈糜牠們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此所以「型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學說，得應運而生，整個社會也就陷入人治主義和禮治主義的範圍，而牢不可拔。不過中國自從開放海禁之後，因為感受着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物質文明的影響，舊有的農村社會，自將隨不可避免的工業化運動而逐漸崩潰，至於滋長在農村社會的各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會隨時代而發生變化。理由是：工業化運動之推進，自然與教育之普及，和交通之發達，是相輔而行的；在這樣新的環境之中，不論是否有新的階級分野之產生，農村社會的舊有階級觀念，當歸於消滅，却是毫無疑義的。普通一般人民，既是沒有「大夫」與「庶人」之分，那末統治「大夫」和「庶人」的兩種工具（型與禮）也就勢非去一不可。工業化之社會，人口自較農村社會為多，而社會上的接觸，也應該比較頻繁；假使以實行於農村社會少數人的禮，來統治工業社會中之全體人民，自然不會發生有效的結果，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似此，所謂

禮治人治，祇可適合於農村社會，而工業化後之國家，則非得採納法治主義不可。現代之中國，既是因為環境之變遷，逐漸走上工業化的途徑，我們就應該放開眼光，準備着勵行法治；我們尤其是不應該祇在國家根本法的條文上，將法治主義，加以規定，而必須於國民的習慣上，培養成依法而治的精神。不過從實際政治來看，近年來的表現，不徒去法治之路很遠，並且可以說是彼此背道而馳的。

大焉者：關於國家與政府之組織，莫非因人而立法，而法立之後，又復不加遵守。小焉者：滿朝文武，不論官職之大小，祇要人事方面，聯絡得法，辦理公事與否，即可漠不關心；如有可靠之後台，更得貪贓枉法，無所不用其極。人人是如此，彼此礙於「官官相衛」，自亦對於他人，不使過問。於是乎鶴鳴寺之廟宇，薩家灣之靈屋，好像中世紀的碉堡一般，象徵了首都的政治。這種碉堡式的政治之影響，不徒是爲政在人而不在法，有時且不惜徇法以就人。因此「不容情」的國法，居然會對於某一個人，特別優待，生既事之以禮，死更葬之以禮。假使不是這樣，又焉能產生紫金山上爭地以逞的怪劇？如以此而談法治，而談民權，我看實在是沒有實現的希望！

在中國農村社會之中，和人治主義有最密切關係而形成人治主義的背景的，要算大家庭制度。提起了中國的大家庭制度，就不能不令人聯想到西洋各國的社會。西洋在羅馬帝國時代，本來也跟中國一樣，自己認爲是唯一的國家，而其他的各國，都算「野蠻民族」。在這種觀念之下，近代民族國家之意識，自然也就無由產生。所以直到羅馬帝國之末葉，和中世紀之全期，政爭之表現，並非民族國家間之戰役，而乃是羅馬教皇與所謂羅馬皇帝之鬥爭。這樣的局面，在歐洲支持了一千多年以後，才有繼承所謂羅馬皇帝的地位之新興民族國家君主，倡言君權神授之說，以與教權神授說相抵抗；同時在教會方面所發生宗教改革運動，產生了新教徒與舊教徒之分野，新教徒在政治上之地位，又不啻專制君主之同盟。實際政治經過了這樣之變化，民族國家之意識，始得完全確立於普通人民心理之中；因之中世紀之封建社會與部落思想，也就逐漸掃蕩無餘。迨後工業革命興起，以前之國家主義，更進展爲帝國主義，而此等帝國主義，又以資本主義爲後盾；至於人民方面，則益趨於個人主義，而大家庭制度與宗法社會更絕對無產生之可能矣。是以西洋各國所採納之法治主義，

大體言之，並非建設於大家庭制度之上，而係以個人爲單位，自十六世紀以後既已如此，工業革命以後則更屬如是。

至於中國之社會，則與此大異。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以「天下」自居，而視其他民族，爲「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此一般人民，雖受國家之保護，却不知國家爲何愛。當時所有之愛國思想，僅發生於與其他民族衝突之時；等到衝突停止，「天下」又呈太平景象，則愛國思想，又復煙消雲散。在中國歷史上，整個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發生衝突爲時比較的短，所以人民之不知愛國也就爲時特別的長。他們心理上既是缺乏愛國思想，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的背景，偏偏又是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家很自然的都鬧到將畢生的精力，全花在怎樣維持擴大和光榮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宗族之上。提倡人治主義的孔子，雖然很想政治會有由修身，齊家，治國達到平天下的一日，但是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從修身起，祇能達到齊家爲止，再也不能前進一步。到近年來，則越發江河日下，不少的人因爲得要齊家，身既不修，更簡直乾脆的賣國了。這樣說來，不徒孔子的理想政治，沒有實現，

就是連「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一句話，也要打一個一折八扣了。其實這種現象，還不足爲奇，有時候神通廣大的不僅是犧牲國家和個人來齊他的家，並且還將他整個的家搬到某個機關裏去，全家替社會「服務」。所以在首善之區的衙門裏，「鑄工」好的可以將老表派作書記，舅子委爲庶務，如果環境上有這種需要，還可以拿出他最後一張Trump Card（各人的 Trump Card 不同當然也就無法說清楚）來，巴結上司，藉以晉級加薪。這樣一來，在偌大一個南京，機關雖然有如林立，而且名稱也備極堂皇，但是實際上他們也不啻百家姓上幾大姓的宗祠和會館，你如果不是他們家裏族裏的人，根本不要想進去。在美國耶魯大學新圖書館裏面，孔子的塑像上刻了一盞電燈，我看了很感覺不順眼，現在南京這種狀況，主張先齊家而後治國的孔子看了之後，不知又作何感想？

總之：中國如果能夠永遠處於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和國際孤立的地位，人民方面和國際方面的摩擦，自然也就比較稀少，那末，國家維持人治主義，社會採納大家庭制度，對於國家的前途，也不致有什麼妨礙。不過，不幸的事，是：自從南京條約訂定之後，門戶開放，已經變成

無可逃避的事實；而門外開放的結果，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之侵略，和資本主義之剝削，同時隨同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帶入中國的是更無可抵抗的工業化運動。這兩種潮流到了中國之後，中國舊有之大家庭制度，和人治主義，自然表現着根本動搖的趨勢。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整個國家和社會，如果仍欲圖存，祇有很迅速的打破這兩種制度和主義，而迎頭趕在時代潮流之前，去建設法治主義，和提

倡愛國思想。這種建設和這種提倡，在過渡時期之中國，因為舊勢力的阻礙還很大，當然不是很容易的事。事實上的表現，在最近之將來，自然是不可能；如果說非等到黃河水清不可，也未免太久；據我所知：最低限度，也得稍為等待一下，到了「老頭子」仍舊「保守」「年青人」重新「過激」的時候，也許就相差不遠了。

(王季高)

## 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

國際貿易為本國貨物對外之運銷以及外國貨物之購進

trading exchange與國營。

。凡有利於上列事宜且能促進國民經濟建設者，皆在設計改良之範圍內。故下列問題為計劃之中心。

(一) 貿易政策之決擇。

(二) 貿易機能之改進。

(一) 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者，乃一國政府所採取之手段，用以調節本國對於外國之經濟關係也。此種手段，要可歸納之為課稅 Duties、津貼 Bounties、限額 Limitation，以及管理匯兌 Con-

惠商約政策，可為統制貿易政策中之柔性者。統制性質與程度，雖有差別，然其作用則一；均在調節本國對外之經濟關係也。

中國之欲行統制貿易政策，必須考慮本國所處之政治地位與經濟環境。就經濟環境言，中國為經濟落後的國家，能力薄弱，若驟施急劇改革，恐難勝任，故以緩進為宜。就政治地位言，則剛性的統制貿易政策，如貿易全部國營，德國式的匯兌管理，定比制或特許制，或物物交換的商業協定制度，均有困難在。即關稅率，在事實上，尚受強鄰之挾制。但就剛柔難易言，只得參考英美貿易政策之旨趣，謀一柔性的統制貿易政策：

- (1) 逐漸并分別提高關稅，以保育重要工業之發展；修改通商條約，達到實際的互惠，以通暢本國貨物之出路；并廢除出口稅，以利外銷。待政治地位容許時，斟行特許限額制。
- (2) 由政府與工商界合力改善貿易機能，以利進口與出口。
- (二) 貿易機能之改進。

貿易機能，包含貨物之買賣、運輸、保險、金融、貿

易，以及輸出物品之改良等。

#### (1) 改進貿易機構。

欲求貿易機能之改進，必設一完備之管理機構。蓋一切計劃，均賴以逐步推行也。

本此前提，政府宜與人民合組國際貿易公司（就現有之國際貿易局改組成立，其法律上之地位，正如中國銀行，擴大其範圍，增進其功能，使成為一名實相符的對外（然）貿易總攬機關。茲擬定組織綱領如次：

(甲) 國際貿易公司，為政府與人民合組之獨立公司，政府的指定董事若干人，參與行政與監督權。各同業公會由本公司請派代表組織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乙) 總經理以專門人員任之。下設二部：一為技術委員會，一為管理委員會。前者為研究設計機關，後者為實際推動機關。

(丙) 技術委員會之下，分設二部：

(i) 商情測報處，擔任徵集，分析及報告關於國內外商情（包括消費風尚式樣等變動趨勢）變動等工作。駐外領事改由外交部會司廣業部

委派之，負有調查駐在國商業狀況之責任。

(iii) 商品改良技術處。擔任研究（可與其他技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中央農事試驗場植物油料廠等合作）出入口商品之性質及促進國內商品改良與農產銷售合作社等工作。

(丁) 管理委員會之下，分設下列六組：

(i) 商品出入口信託處，按即代辦出入口商品之意。代理本國商人向外國定貨運貨或外國商人向國內定貨運貨等事。

(ii) 貿易信用處。凡商人向國外辦貨或本國商品出口，一時缺乏信用調劑，可依法定手續，請求本處予以信用上之援助或保證，而謀對外貿易之便利。

以上兩處，係為扶助業務較小，信用較弱之商民，其目的在改善貿易之一部而非全部。待實施着有成效，逐漸擴充其範圍。

(vi) 特種商品經營處，按此即對於特種商品之獨占管理之意。貿易全部國營，就現狀論，不能實行。但可選擇若干特殊商品，試行獨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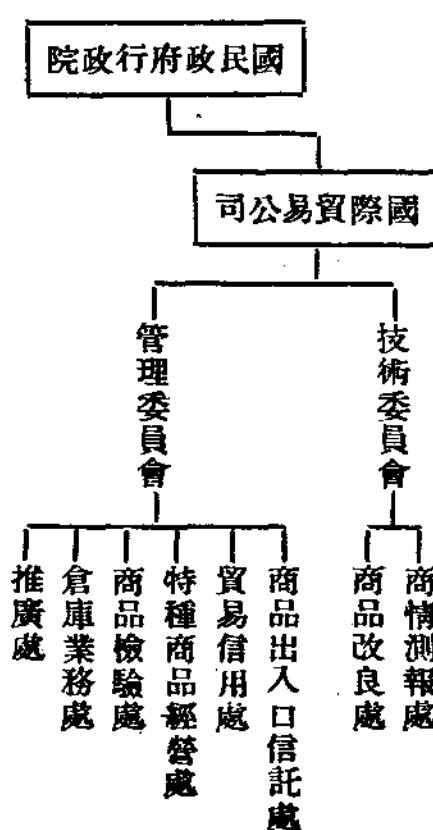
方式的貿易，嗣有經驗成功，逐漸推廣，以進於大多數商品對外貿易的獨占地步。本處工作即專任管理此種商品之出入口。

(iv) 商品檢驗處。現在各口岸商品檢驗局，均令改組并隸屬於本處。

(v) 倉庫業務處。本公司為便利商品之儲藏，調劑產銷之盈虛起見，附設巨大倉庫若干所。

(vi) 推廣處，凡外國有需要之商品。設法介紹並採訪事宜；中外商人旅行考察之指導事宜，國際博覽會之徵品參加事宜，以及進出商品納稅之指導事宜等，皆由本處擔任之。

上述組織，若以圖表之，其系統如下：



國際貿易公司對於政府之地位，約如中央銀行，屬於公私合營性質。

國際貿易公司在國內各埠如天津青島連雲港廣州等酌設分所。在國外如新加坡倫敦紐約大阪等酌設支行或代理處。

國際貿易公司，因負有信用担保或暫時的部分墊款責任，應與負有國際匯兌專業責任的中國銀行簽訂合同，由中國銀行隨時給予信用的便利。

進出口貨物之海運保險，可委託中央信託局辦理之。

國際貿易公司，對於若干特產商品有權獨占經營。此種商品之價格，在可能範圍內，應由該處評定並維持之。其經營之利得，除提出一定成數作為股息與基金外，餘入國庫。但所需之活動資金與信用，由中中交三行予以便利。

貿易公司之信託處，受私人或公司之委託，代為進口或出口。對於信託出口之貨款，由本處保證，向中國銀行貼現，以為對外輸出之鼓勵。

#### (2) 貿易信託處的組織

貿易信託處，係代理國內外商人辦貨之機關，故為國

內外進口商之代辦，與本國製造業之推銷員。官設左列數組，分任其事：

(甲) 購買部，專任訪求貨物之來源及移轉所有權於買主等事務。

(乙) 銷售部，專任對於外國進口商行及其他經理進口的買主，接洽售賣事宜。故其工作應包含激勵需要的任務。凡以廣告、陳列樣本、或其他兜售方面，足引起預期買主 Prospective Buyer 對於該商品之注意者，是為激勵需要。

(丙) 運輸部，專辦對外貿易的運輸事宜。凡自生產地至出口岸的運輸，出口岸的裝卸，外洋運輸，以及貨物到達外國後的運輸事務屬之。

(丁) 商險部。國際貿易中之商險，如

#### (i) 貨物運輸時之損壞，

(ii) 交易當事人中，有一方無能力或拒絕履行其債務。由本部辦理之。

貿易信託處以代理進出口為原則。對於代辦之事務，按定價表收所佣金。

貿易信託之任務，在於扶助弱小商民及生產家。

本處既代理國內各種工業向外推銷，其運銷之費用，將由各工業分擔之。故每一工業所担负之費用必較獨自出口時為廉，是有銷售合作社之功能。換言之，生產者以較低之費用而達到更廣的市場。此外如照顧貨物的裝運，分發貨物於各買主，担负危險與融通貨款，既皆由本處經理，可減除賣主的麻煩與成本。其影響所及，足以增加輸出。再就進口言，本處既能與聲望素著的廠家直接交涉，採購精良貨物，且能以低廉手續費，代辦運輸、保險、裝卸、存棧等繁瑣之事。

(3)特種商品之獨占問題

上述為貿易機構問題，本節列舉各種商品之適合於獨占性質者，並略述施行獨占經營的方法。

(甲)輸出、出口商品之專營，先就下列商品試辦之：

(一)銅鑛、(二)鐵砂、(三)錫鑛、(四)桐油、(五)茶葉。

(一)錫之出口，已由資源委員會獨占，應由資源委員會轉移於國際貿易公司接辦。

(二)鐵鑛為國內工商發展所必需，年來多輸往日本，吾人獨占之目的，在保存資源以歸本國利用。其辦法：

(A)國際貿易公司，將全國鐵鑛收買之，收資之法，可由該公司發給股票於原鑛主，使為股東，維持其鑛主的權利。否則以特種法令強制其產品只能售於國際貿易公司之特種商品管理處，由局標定價格輸出。

(B)在有鑛苗區域，由局商借資本，直接開發，標價輸出。

(C)因鐵為工業所必需，日人又甚缺乏，故標價可以從高 (Charge the price at the tariff Canbear)，所得餘利即可作為新資本。

(D)國際貿易公司有運鐵出口之獨占權，國府以命令禁止私人運鐵出口。

(三)錫多產於湖南，現資源委員會將加以獨占，此事應移歸貿易公司接續辦理，獨占方法與資源委員會在江西之錫產獨占相同——參照該會錫鑛管理規程。

(四)關於桐油出口之管理，其方式略異於獨占，蓋美國植桐已有成效，深恐獨占之後，反足以影響農民之植桐也。此時(一)應由國家策動植桐計劃，在川

、湘、鄂、皖、贛、浙等省，將未墾之公有土地，劃為植桐區域，廣栽桐苗。(二)由國際貿易公司與中央農事試驗場合作，以研究桐種之改良，並輔導農民植桐方法。(三)促進桐戶合作社，使與國際貿易公司特種商品管理處聯絡，以利運銷，並謀物價之穩定。

(四)同時國際貿易公司應籌集資金，設立煉油廠，將桐油按質以分級，使之標準化。(五)桐戶可將桐子經由合作社轉賣於貿易公司。(六)設立油漆研究處，改良油漆，以廣利用。

茶葉亦可由國際貿易公司獨占之，其經營方式與上列四種各異，茲擬定辦法如左。

(一)貿易公司商品獨占經營處，先行劃分茶區，登記茶號，指導茶農組織生產合作社，從事生產改良，轉請中國農民銀行與中國銀行分別酌予貸款。

(二)由該處在每年春季茶期前，根據過去平均茶價，估計將來茶銷情形，擬定標準品級的熟茶價格。

(三)由標準熟茶價格，按焙製加工費及耗費情形，並依毛茶品質擬定毛茶價格。

(四)茶農集中茶葉於合作社，轉售於該處。暫依

擬定價格七成收購。餘額俟茶葉脫售後，由實價扣除手續費補發之。

(五)毛茶由合作社或該處用新法焙製之。

(六)熟茶依品質市價全數售於國際貿易公司，或零售商。

(七)商品獨占經營處將所收之茶，驗分等級，直接輸出銷售，私人可在國內買賣，但不得運售於國外，由政府以特種命令禁止之。

(乙)入口，入口之獨占與出口之獨占的用意不同，出口獨占之目的，在求得較廣市場與較多利益，入口獨占在減少國外商品對國產工業之競爭，故其物品種類完全不同。

出口獨占較易，於生產上市之時，即由公司直接收買，運出售賣。至入口商品因帝國主義勢力關係，似甚困難，惟政府必需且需要大量之物品，如汽車、汽油、煤油等，可集中購買，由貿易公司信託處代辦。如是以大批購買之故，可在價格上運輸費上獲得便宜。又米麥關係國計民生，宜由政府特許該公司獨占經營。且俟施行經驗豐富之後，可逐漸推廣於糖、香煙、煤及棉布等。

中國之對外貿易，近年甚形衰落，非有大規模之推進計劃，前途將更不堪設想，原則上當施以剛性的統制或國營，但揆之實際深覺困難繁多，故惟有採取緩進方法，逐步推行，上述管理機構之改造與若干產品之獨占，為一種

(廣德寅)

## 瑣聞漫評

### (一) 紐約市長痛詆希特勒

最近美德兩國國交上發生一種不大不小的事件，惟因

我國報章刊載不甚顯著，或許不為一般國人所注意。此種事件，如果發生於遠東「友邦」之間，則軒然大波，難免復見掀起於東亞焉，蓋其情節之嚴重，實不亞於昔日之「侮辱天皇」案，而此案之「禍首」更不若以平民地位辦遇刊者之微末，乃堂堂美國第一大城紐約之市長，當時情緒之緊張，當可想象矣，緣事實之大概，有如下述：

據三月四日，國民社柏林電稱：美國猶太人代表大會婦女組開會時，紐約市長賴迦第亞發表演說，提及希特勒元首，詆為「危害歐洲和平之褐衫狂人」！此間人士，甚

為憤怒，報界亦一致抨擊，國社黨機關報，於第一版刊載此項消息，并以大字排印如下之標題：「紐約之猶太市長，以狠詞侮辱德國元首」！云云，

又據同日國民社華盛頓電稱：德國政府，今日因反對紐約市長賴迦第亞演說，特由駐美大使，向國務部提出抗議，國務部長赫爾接得抗議之後，即非正式表示對於演詞內容之歉意，且聲明已切實調查此事之真相，云云。

此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究竟如何結局，認為一般讀者所樂聞也，字林西報三月七日載路透社華盛頓電稱：關於紐約市長賴迦第亞譖希特勒事件，政府已正式向德道歉，其方式，則係由國務部派西歐司司長鄧詹士，赴德大使館，向該使館參贊湯孟遲作口頭之道歉，鄧氏並於聲明

初步的計劃。就中國實際情形論，若干基本產業尚有賴於關稅之保證，故對外貿易政策，似應適應國內經濟環境而逐漸改變。在目前，適當關稅政策的運用，似仍重要也。

賴氏之言論，不足以代表美國政府之意態外，復附帶申述人民言論自由，不僅為美國憲法所容許，且係該國整個國家世世不移之傳國寶，云云。

茲就此事件之案情而論，希特勒究竟是否和平罪魁，自有待於史傳之評定，至賴迦第亞身為地方負責官吏，能否退而以私人地位，醜謔友邦元首，尤非本文所欲推敲，惟關於辦理此案之精神，其足予吾人以取法之處者頗多，茲請略抒一二、以求教於我外交當局焉。

一、美國外交當局，對於此案之嚴重性，自始即予以深切之注意，此由赫爾國務卿對於演詞內容立即表示歉意之態度，可見一斑，其不欲諉諸地方事件，而顧預等閒視之之處，實有足多者，惟其案件屬諸不大不小之列，而赫氏初次之表示歉意為「非正式的」尤屬切當，且聲明已切實調查真相，更屬分內應有之舉，即至事實俱在不可諱言之時，復作正式之了結，其果斷迅速，固無須多所諉讚，殆亦辦理外交案件應具之精神也，惟茲深予吾人之注意者，端在其道歉之方式，查該案之得完滿解決，既無須乎兩國外交主腦之祕密折衝，以致多生枝節，復未見互飲香賓之繁文縟禮，以及公佈任何換文條件之贅累，乾脆了結，所

謂以大化小以小化無者，其是之謂歟。原天下事，是則是，非則非，固不可藉迂緩迴避，以是其非，尤不能因題外

之念，而非其是，蓋一國之外交，與私人相交原無二致，機密，畏惡之態百出，以予對方別生技節之機會，猶疑衍飾，終至案牘累累，發生種種附帶之損折，不可不慎也。

關於外交小節，尚有不獲已於言者，我中央自革興以

還，各級長官，均以推誠接納，以撇除舊日之所謂官僚習氣相尚，昔日之深居簡出，處高臨下者，今日已一易而為和藹可親之人民公僕，均以所謂「平民化」「德模克拉西化」相標榜，此種內對態度，自屬民治國家應有之風氣，惟無限制的施諸友邦代表，則難免失却國家官吏尊嚴之危險。據聞近數年來，各友邦外交官員，無論大小事件，動輒踐赴我外部，開口閉口總以求見部長為請，其主要使節，姑無論矣，馴至次要之祕書參贊，與夫僅賦半外交性質，而限駐地方之領事總領事之列，往往亦以請見最高長官，為習慣。外交方面如是，習以為常，而未之察，至財政實業諸方面，往往亦有所謂「大班」階級者，昂首入部，以

一晤部長爲快，在我則雖抱「禮多人不怪」之主張，而於對方，則難免日久生頑之嫌，且長此以往，長官既感接應之不暇，而以次官員，復因辦事上之缺乏程次，致感棘手。迴視此次美國外交當局，處理此侮辱德國元首案件，僅派一主管司司長，向對方之同等官員「了此公案」，措置之治當，殊無可疵，且於雙方尊嚴毫未損礙，其足資吾人之取法也歟。

## (二) 取締洋文招牌

事隔一月於三月九日，各報復有同樣之新聞，茲併錄之於次：

### 禁用洋文市招市府警廳協同執行

首都各報章，於二月間有如是之新聞一則：

取締洋文招牌警廳飭屬嚴切執行

首都警察廳，以本京各商店會所，除完全爲外僑經營者，不得製用洋文招牌，早經該廳令飭認真取締，惟一般商人，仍不明大體，時有違反此項規定，茲爲貫澈禁令起見，特函請市府轉飭工務局，嗣後遇有市民請令建築或修繕執照時，將禁用洋文市招辦法，附註于名該執照之上，俾資遵守，茲聞市政府已轉飭工務局，刊印，「禁用洋文招牌」木戮，于發照加蓋，並隨時加以取締。

禁用洋文招牌之原因，除依是項消息所謂「以重國體」之理由外，并無其他任何較爲重大之原因，此事件值得徵各該長官，平時宣察未週，督教不力，殊屬非

是，須知推行法令，責在警察執行，如有困難，儘可請示辦理，否則各屬巡邏長警，對此熟視無覩，漫不經心，固屬有負厥職，而外勤及各主管官長，要亦難辭督察未週奉行不力之責也，特於昨（五）日令飭各局各巡邏隊及督察處，隨時取締，以重國體。

警察廳之重申禁令，是京中市民之「不重國體」，由此可見一斑，警察廳雖「早經通令」、「一般市民仍不明大體」，該廳「爲貫澈禁令起見，」不得不「隨時加以取締」，嗣後首都是否每日行將演出「警察敲打招牌、市民重辱國體」之喜悲劇，吾人未便揣測，亦不敢引望，惟首善之區，因此而滋生事端，則難免有失國體也。

警察廳之發佈此項命令，當非無聊之作，或亦自有其苦衷在焉，而市民之引用洋文招牌，亦當非故意輕視國體。筆者受好奇心驅使，曾於第一次發現禁令之後漫遊市面，並未發現蟹文滿街之恐怖狀態，有之，亦僅限於綢緞號，古董店，理髮店，與三數鑲牙店而已矣。所最稱奇者，除夫子廟某酒樓懸有洋文招牌外，其他餐社菜館，均未之見，想係此輩辦餐館者，尚不知洋人之愛吃中菜也。既如是，則此類商店，爲推廣營業與擴充貿易起見，援用洋文招牌，似亦不無相當理由，至於洋人之是否惠臨光顧，與夫是否非有洋文招牌，不能招徠洋客，當屬另一問題。茲就事論事，吾人對於此項問題，於斷然下以評定之先，似應就各種情勢，加以探討，並研究引用洋文，是否有礙國體，應予取締。

先請代具商店引用洋文之理由，此不外推廣貿易以及於不識國文之外僑，既如上述，此理洵屬正當。如外僑絕對不會光顧之舖店，而裝飾洋文招牌以自炫，甚而文錯不通，排列倒置者，自屬幼稚已極，盡可糾正，惟無須通盤過甚，試查京中各機關，有不用洋文於公家信紙信封者耶。加以取締也。至若謂引用洋文則屬不重國體，此說亦未免過甚。外交部，因對外關係姑無論矣，與外人終年不致發生文件往來之各級小型機關，亦莫不另備有洋文名稱。如謂洋文招牌對於營業并無若何重要，實爲可有可無之品，然則當此中央對外文件，正持以國文爲主之際，各機關大都備用洋文名稱與紙張，且我中央銀行之鈔票其背面係完全洋文，當局對此又將何以自圓其說耶。此種祇許州官放火之政策，當爲清明政治所不容，是取締洋文招牌之舉，雖非屬不當，但亦未免多事之嫌耳。

抑且政令貴乎統一，京中洋人爲數不多，洋文招牌可用可不用，至若通商口岸，華洋雜處之區，爲重國體起見是否亦將援首都之例，予以禁止耶。果爾則吾恐國體未維，而秩序先亂矣，是誠不可不三思而後爲也。

今茲國難未已，當急之事正多，與其吹毛求疵，捨本

求末，莫若仍本「不眠不休」之精神，肅清惡勢力，並多致力於整飭交通，與維持秩序之為愈也。未審首都警察

當局以為何如？

## 偷渡人（續自第三十期）

原文・(The Stowaway, by Gerald Warre Cornish)

心裏這樣想着，他被那必定要做些什麼這一個確定的信仰所迫，發現自己又在街上彷徨了。這是下午了，在過去這十個禮拜以內他從來沒有覺到內心這樣空虛這樣渺茫。一大羣人正從一條大街上走過去進了一個公共的大廳。

入場好像是並不限制的，詹姆就混在這人堆裏一同淌進去了，一邊思量着他將要做點什麼——說他想着他做什麼毋寧說他在想着他一定要去做什麼。他發現自己進到一個政治的集會裏了。這個會的主席是一位小胖子帶着笑臉兒的紳士，身上穿着皮大衣，正在介紹那位演講員。主席帶着優雅美妙的態度說着話，微笑着向聽眾看了一週，兩隻小手互相握着。他正在自得其樂。於是那位演講員開始說話了，他是一個憂鬱的人。詹姆士霍羅衛留神聽着他說的一

切的話。今天下午他好像有着兩顆心。用一顆心他聽這位演講家演說，把他所說的話都聽懂了；用另外那顆心他仍舊在決定他必須做了點兒事情，他必須入兵籍，遷移地方，抹自家的頸子，或者幹點兒什麼旁的事情。那位憂鬱的演講家講得比先前熱烈一點了。他講到了帝國的光榮，建造帝國的必要，盡我們一切的力量來保存它，把它傳給了我們的孩子。我們甚至必需要準備為它犧牲。雖則據他個人的意見是不會有犧牲的必要，然而我們又一定要準備着去犧牲。詹姆士霍羅衛伴着其餘的聽眾大聲地表示他的犧牲而準備。當他喝着采的時候，他那第二顆心在說，一定要做一點什麼，不能這樣下去，他一定要再到那些紙廠裏去看看是否那兒有工做。

那位演講家在威脅他的聽眾了。「英國要變成一個二等勢力的國家麼？」他問他們。在問那問題以後他停頓了

一下。他不是帶着勝利的語氣問這問題，他是帶一個極端重要的意義問的。他的聲音低了下來。「英國會變爲二等勢力的國家，這是可能的嗎？」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好像提示到那些比較邪惡的不能在一個有禮貌的集會中提到的一個問題似的。他又把這句話重複問了第三次，這次是嚴重地恐怖地低低的聲音說。「在這屋裏有人會對於英國變爲二等勢力國家的可能性着想過嗎——變爲一個丹麥，一個瑞典，或者一個挪威？」詹姆士霍羅衛覺得有點昏暈。那演講家便恢復了原狀，加重語氣嚷出一大串的「不」。他在一個宏大的結尾上又一次提到帝國、王權、國旗、和陸軍海軍。坐在這屋裏的後方的霍羅衛同其餘許多的聽衆都站了起來，並且喊嚷。當他站立起來的時候他覺得好像自己真的向上升起來似的。有會兒他以爲他的精神已脫離了身體了。於是他明白他一定是病了，一個驚恐立刻抓住了他，他覺得不舒服，覺得發暈。他向着門那方摸，就趕快的走了出去。

詹姆士霍羅衛有一種理論，就是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有病或者疲倦的時候，他最好是立刻去做工去。這他曾時常在實際的事情上面證明過。他於是即刻決定了他要去做工。

受什麼損失都不在意，他要在薄暮以前做點工。他走向船塢去，沿着碼頭偷竊地走着不被人看見。無論有什麼事情來臨他是總要到一個什麼地方找一點什麼事情來做。這是治療他自己唯一的办法。老天是慈祥的。在一個靜寂的犄角上，靠着一個靜寂的碼頭，他看見了一隻挪威帆船正在卸那作爲小樑用的木料。這些木料是從船艙內被一個人在裏面向外拋送出去，兩個水手站在甲板上等那木料從船口一伸出來就把它們接了過來向着碼頭上已經堆成一大堆的木料上面一擲發出一聲響聲來。還有兩個水手站在這一堆木料上慢騰騰地把它們拾起向一邊拋着令它們放得整齊一面理出空隙來給新到的木料有地方安放。詹姆士霍羅衛在這一堆木料旁邊悄悄地走過來。他站着看了一會這些工人在工作着。他的眼睛同其中的一位水手的眼睛接觸到了，他便向他閃一閃眼。這大個兒的挪威人便停住了工作，帶着一聲舒快遲慢的喘息，把自己的腰伸了一伸直。詹姆士向這堆木料上爬了上去，也開始把木料拾起來向着那一頭拋，理出中間的空隙來容再多的木料安放。那挪威人笑了一笑，又繼續做他的工了。詹姆士特別賣氣力做着工。他又用他的氣力這是最快樂不過的事情。他覺得漸漸地好

起來了。每一瞬間他都想着那船副會來告戒他走開去。那船翻來到船旁，把臂膀靠在船舷上，向霍羅衛嘲諷地微笑着。「你喜愛做工？」他說。霍羅衛只靜靜地做他的工。

那船副笑了一個更深的笑。他懶怠地靠得船舷上靠了一會兒，於是回到船艙上面他的原位置上去，搶住從艙裏遞出來的木料。這一船的東西是由船員們自己來卸的，並沒有一個外來的帮手，除了我們這位朋友自告奮勇的幫助。他們工作到很晚了。霍羅衛沒有敢問一句話；可是他們顯然是工作到過了時候了。現在只有一個思想佔據於霍羅衛的心上。他這服務會被他們在某一個方式上承認嗎？他這並未得特許的工作是和船場上的章程抵觸的；他們又沒有叫他來做。然而他從那船副的無動於中的眼光來豫卜這是好兆；他們顯然是在趕着工作，時間又這樣晚了，所以他的工作於他們確是一個幫助。

即刻那船副在他的喉嚨裏面做出一個怪聲音來；於是他們全都停止工作了。那船副又去靠在船舷上。那大個兒的水手站在那堆木料上面伸直了自己又來一次同樣的舒快的喘息。慢慢地他們一個一個的全消失到那間船員們的小寢室裏面去了。霍羅衛在漸漸聚集的黃昏陰暗裏面站在那

堆木料上悲哀地看看他們走開了。那船副現在也已經消失到船的前部裏面去；於是他的最後的希望也沒有了。突然地那船副的形體又出現於甲板上面。他看了一看霍羅衛，草率地對他向着船員們的寢室裏點點頭。

詹姆士霍羅衛爬到船上去，低了頭擗進那寢室和水手們聚在一起，這間寢室大約有六呎寬八呎闊的樣子。一種頂好聞的香味兒迎着他的鼻孔，一種洋蔥和洋山芋放在油裏煎的味兒隔離着紙烟和柏油和油的氣味。一個人在一個小爐子上面煎着食物。中間放着一張桌子預備放餐食的。霍羅衛把自己在桌旁的一個木板箱子上面擠着坐了下來，盡可能地佔據最小的位置。其餘三位水手躺在他們的寢具上面，享受着勞働以後釋放的快樂。他們喃喃地彼此談着擲威話，不注意簽姆。那廚子却看了他一眼又笑了一笑，一邊在煎盤裏攪着在煎的東西。這廚子能說英語。「在高爾城裏面沒有工做，」他說，「鬆懈極了，全是失業的。」他對着他的洋蔥頭喜愛地笑着。即刻那食物就煎好了，擺到桌子上上面來。那些水手們都從寢具裏面爬出來，大家坐了下去。詹姆士霍羅衛從沒有吃得這樣得味。其中有兩位還是兩個孩子。他們有着美麗的頭髮和藍眼睛，他們的樣子

吃着，他們的話頭便較多了。霍羅衛想他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四個形狀使人舒快的人。把他的眼睛停在他們那帶着滿足的神氣的臉孔上他覺得是件舒服的事情。他們很少注意到他，只是彼此安靜地談談笑笑。聽着他們說着外國話；看着他們微笑，大聲地笑，指指點點的動作，而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這是很有趣味的。這間寢室裏面很暖和。這些人取出他們的紙烟來開始抽煙了。他們隔着烟霧互相看着，現在是迅速地談着了。那廚子開始哼曲子，用他的手看來是新鮮煥發，巨大的肩膀套在藍色粗毛布的上衣裏面。在霍羅衛的右面坐着一位年紀較大的人，他套着一雙長過膝蓋的靴子，不會麻煩着把它們脫去。在他的對面坐着那廚子。他們五個人都帶着食慾吃着；一盞小燈靠在牆上點着，那食物的熱氣從桌子上面升起來。這些挪威人一邊指在桌上敲着。他越彈越響了，即刻他的調子裏面便帶出字句來，他向着他自己唱，當他唱到了這隻曲子的某一個地方，其餘那幾個人便停止了談話立刻和着他唱起來。那廚子有很好的聲音，他又盡力用出他的聲音來。他現在又唱起第二段的詩句來了，其餘的人又都在一個一定的時間內和着他唱起來。這歌唱得很好聽，並且在霍羅衛的耳

朵裏面聽來覺得奇特；同他以前所聽過的歌都不相同。在他的對面牆上有一張明信畫片，畫着一條瀑布從一個山邊流下來流到海裏；霍羅衛的眼睛盯在這張畫片上看。歌聲在起伏地響着，霍羅衛便覺得自己了解這些人所隸屬的那一個國家。他感覺得這些人所自來的那個地方的氣氛，那些氣氛好像使這間寢室變為更新鮮更純潔似的。他們隸屬於一個幸福的地方，一個同他們很親切的地方——一個在北方，距離得很遠的地方，距離他在蒿爾城裏所遭受的困苦很遠的。「這一羣幸運的朋友！這一羣幸運的乞丐！」他心上這樣想。他向地板上吐口痰。他不能抑制他的感情和嫉妒。他從來不會出過蒿爾城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然而他感覺，他了解，他知道他自己了解，這些人門所自來的那種國家。他帶了一個更親近的興趣和喜悅看着這羣挪威人。

另外幾個水手又開始唱了。那兩個孩子之中的一個在他的寢具上把手伸下去探到了一個厚紙盒子，從一個報紙包裹裏面翻出幾封信和幾張像片。他取出一張像片來，是一位姑娘，有兩隻距離很遠的大眼睛，美麗的頭髮在前額兩邊分開眼睛。於是 he 拿像片吻了一吻，放到手臂上抱着，向霍

羅衛笑。霍羅衛口裏向自己咒着。那廚子叫他也唱一隻歌給他們聽。他便把前次從音樂院中聽來的一隻歌按他能記住的唱了給他們聽。他的嗓子帶點鼻音。他希望給他們一個好印象，可是，從他們的臉孔上看來他們並不了解他的格式和音調。最後他必須走了。「好，再見吧，朋友們，很感謝你們！很對不住的，我想。」叫他驚異的是他們大家都向他伸出手來；他同他們每人都握了握手。到了外面黑暗的甲板上面他停住站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回頭看看那小寢室裏面亮晶晶地帶着熱氣。

於是沿着船塢偷偷地走着。他的肚皮是裝滿了，可是他的口袋裏却沒有錢。走過了這碼頭的一段荒僻地帶他便溜進一個藏貨的棚子裏面去，即刻便遇到一個巨大的空板箱子，裏面放着些稻草，他爬進了這隻箱子，便在箱底臥下去。他覺得懶倦，舒服，快樂；可是他睡不着。他是想着那隻挪威船，和這船要向那兒開行的那個地方。他們後天就要開走了，他從那廚子口中採聽來的一這些幸運的傢伙。

在一瞬間，他已決定好了。他要同他們一起去。對了，這就是事情所趨的形勢了。他必須要做一點什麼，他一

定要做一點事情。那末他要到挪威去。他的精神異常地興奮起來。可不是嗎，自然他要做的就是這一件事了。他要去藏在船艙裏面的一個地方被他們帶了去。可是他到了那兒他要去做什麼呢？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讓他們把他送進監牢裏面去，讓他們隨便把他怎樣了；他要去看那小小的港口，那山，和那個像片被人吻了的年輕女人。老守在蒿爾城裏面有什麼呢？當他心裏疑惑的時候，去幹點什麼吧，他向着自己說，於是就睡着了，夢見瀑布，夢見山。在他的耳朵裏面響着那挪威歌有韻致地起伏着的音樂。他坐在那瀑布旁邊，一隻臂膊圍住一位年輕女人的腰。

早上天剛剛有一亮，他又醒了。他記起昨天晚上他決定的計劃，覺得有些懷疑。他是傻瓜，想着這樣一個計劃。「到挪威去，啊？」他笑，向自己躺在上面的稻草裏吐口痰。他躺着想了一會。於是爬了出來，沿着碼頭偷偷地走着。天是下着細雨，剛剛發亮。……待續

詹姆士霍羅衛有一種理論是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向命運作戰。這是在他的生命裏面屢屢證驗過的。他時常想着要結婚，找一位會幫助他的好姑娘；而他仍舊還是一個獨身者。那是命運。他時常想着要離開蒿爾城，到另外一個地

方創造一個新的開始，盡他的能力，賺對朋輩對他一點尊敬，得一宗規常的薪金；可是他仍舊還是留在高爾城，做着不規常的工作，或者根本沒有工作。那也是命運。他是時常守着命運的。他的這種大肇也是命運送給他的。他發現它掛在一個木樁子上。命運曾管理他的一生。命運現在帶他到市區裏面去。先當了他的大肇，買給他兩塊麵包，一些乾酪，和一大罐水。它帶着無限的審慎進行着，等了兩天和一個夜晚。它安息他的心，治療他最近幾個禮拜的苦痛。它向這高爾城，這濛濛的細雨，這從一個船塢到又一個船塢一個廠坊到又一個廠坊的淒涼的漂泊都告了別。他把一天的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那間他常去的酒店外面消磨去了。「是什麼要教我想到挪威去？」他老是這樣和自己說。於是他就自己笑起來。他和平常一樣同幾個選拔的朋友在那酒店外面討論着各樣的題目。他覺得當他說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在閃動，他總是笑着的。他疑惑如果他告訴了他們他要到挪威去了，他們會說什麼呢？誰知道？這完全就是命運。他昨天晚上在那寢室裏面見到的，這是一個適合他的地方，這是一個為他而設的地方。這天和下一天，當他等着他的帆船裝貨準備開行的時候，是他有生以

來最快樂的日子。他終究是去做一些什麼了。過去這十年他都覺得命運已經開始向着他來；它是來了，某一種事情就會發生了。現在他知道它已經來到。他惠愛地向着他，可憐的友伴們笑。在談話的時候是他做領導的。他滿帶信心和歡暢；他的友伴們的精神都振作起來；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詹姆士霍羅衛又自覺到他有兩顆心。用一顆心他談着話開着玩笑和他的朋友們賭着咒；用另外一顆心他知道命運在擺布着，知道一個新的生活已經開始。用一顆心他對他的友伴們談着健全的見解和理由；用另外一顆心他見到一個計劃，這計劃的意義和理解他知道向任何一個人世間的人解釋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他這一個知識只有使他更覺快樂。他把兩隻手深深地插入兩個袴袋裏面。不錯，他要走了，下一個晚上就要走——走到那兒去他不知道，去做什麼他不在意——反正他要到一個地方去，命運把他帶到那兒去。

他留心看着那隻帆船，直到她這次歸程上的貨物都裝完畢。那天晚上他大約在半夜裏走下船塢去。他對於他這次偷航的成功一點也不懷疑。他沒有困難便到了碼頭，即刻就找到他的小帆船。她停泊在那兒帶着舊式的桅檣和

索具顯現在天空上面。自然，他沒有幹別的就悄悄地溜到船上去，跳進了船艙。這一切都容易地做到了。他在碼頭上什麼地方都沒有遇着巡警或看守船塢的人。船艙裏面已經裝了各樣的貨物，詹姆士詹羅衛四週看了一看要找一個舒適的犄角。他的心上浮蕩着疑惑。他時時害怕他做這樣一件無理性的事許是發了狂；可是這種疑惑擾亂他的力量極小。他有一條理論是當一個人想一件事情，那反面的情

形時常是正確的；這一來他得了安慰。他審慎地在船艙裏面摸索着，審慎地劃亮幾根火柴，一直到他在一件船貨下面找到一個舒適的小小的犄角，在那兒他可以舒服地藏着。那兒甚至還有一個地方給他做放一罐小和兩塊麵包和乾酪的架子。他覺得不餓不倦也不渴，不過是十分正常的狀態。他把身子蜷了起來躺着，滿意地嘆了一口氣，便即刻深深地睡去了。（待續）

（劉叔揚譯）

## 南京的警察與「無名氏」之死

通  
信

事體是這樣發生的：在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六點半的時候，天已經下了毛毛雨，路上的行人雖然比較稀少，汽車却跑得特別的快；年已五十一歲的一位安徽人，在花牌樓大行宮，購買了一些日常用品以後，準備着搭江南汽車公司的大汽車回家，所以就在二郎廟車站的旁邊等候。恰好有一位中央醫院社會服務部的職員下過公事房坐了自行車，從東而西的向着新街口走，他剛剛經過了這位老先生的旁邊，就聽着「欸乃」一聲響，好似華北走私的貨物到了

站下貨一樣，接着一輛汽車（據他後來說是一輛「黑牌」的汽車）飛也似的從他旁邊開走了，如果不是自行車躲得快，他自己也幾乎被汽車壓倒。這位職員知道事體有些不妙，下了自行車，回頭一看，那位老先生已經睡在血泊之中，，雖然還沒有死，却是已不省人事。當時街上連一個警察也沒有，所以那位職員，很憤慨的喊了一聲「汽車壓死人，也沒有人管」。說完之後，接着四處找，才找得一位警察；所以就趕快幫同着他打電話給中央醫院。受傷人被中

央醫院接收過後，放在普通病房裏，當「無名氏」看待，讓他不死不活的手腳亂動，鮮血不斷的直流。在警察局方面，以為從二郎廟把他搬到中央醫院，就算了事，所以連報也沒有登，好像唯恐他的家庭知道似的。結果「無名氏」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在四十八小時以後，還是一個「無名氏」；而可愛的南京警察，在這樣長的時間之內，又不知侍候了多少汽車，平穩的走過二郎廟。看那種神氣，他們好像永久祇是汽車階級的裝飾品，而與一般平民無關似的。

同時，住在城北人和街二十六號的闕太太，二十七日（出事的第一日）早晨，因為丈夫不回來，已經眼巴巴的着了急；先還以為「老頭子」又打通夜牌去了，接着一想，有些不對，所以在那天下午，她已經是哭得不像樣；她打發出去的人，在所有的朋友家裏都打聽過，一點消息也沒有；半天的醞釀，祇提起了朋友們的關心，和鄰居者的安慰。時間就是這樣過去了，一天，再又一天，闕太太的肚子已經兩天沒有吃飯，而眼睛却紅腫得像桃子一般。幸會她家裏有一位朋友在中央醫院作事，無意中同那位社會服務部的職員提起闕某失蹤的問題，而該職員也提起「無名

氏」之受傷和進醫院，兩下說穿以後，闕家的朋友，即刻往病房一看，那「無名氏」不是闕先生是誰？！

於是乎闕太太哭進了中央醫院，發覺了她丈夫的右頭蓋，右眉樑，右脣骨，和上頸已經粉碎不堪，百般的叫喚，也沒有一點反感，牛奶從鼻內灌進去，却變成了血從口裏流出來，不過他的手腳却老是動顫着，片刻也不停止。這樣的躺在那裏，已經兩天兩夜，才被家裏人發覺，發覺以後又過了一天半，到三月二日早晨六點半，才與世長辭，變作了「黑牌」汽車鐵蹄下的鬼。至於警察局則始終絲毫無所舉動，就是南京的報紙，也沒有任何記載，這位闕先生真可謂死得冤枉。

南京的汽車壓壞人，前後祇有這一次，到還罷了，不幸的事，是：祇說中央醫院，每天收進汽車壓傷人，平均就有三個，這樣說來，問題就比較嚴重了。如果照警察局現在這樣的不負責，非汽車階級的南京人民，一出大門，就有變成「無名氏」而被汽車壓傷或壓死的可能。假使壓壞過後死得慢一點，也許還能被家裏人找着，不然，死的時候，還不祇是一個「無名氏」！一個「無名氏」死了，與警察什麼相干！他們的責任，祇是站在街中心，照護汽車（尤

其是「黑牌」汽車)趕快的跑，免得耽誤了坐汽車的人的「公事」。

(王導楓)

## 書評 現代政治之原理

Francis G. Wilson's *Elements of Modern Politics*,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36

現今世界上的人們都好談政治，因為「政治」本身雖然是個很複雜很值得專家研究的東西，要把它簡單化起來，也很可以簡單化的。譬如茶館酒樓的談國事論世界大勢，也是一種的談政治。這種談政治，在一般人們中，是因為無話可說，無事好談，所以就來閒談政治。在其他一班人們中，則本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以為談政治是他們應份的事情。這兩種人們的談政治，因為他們不和政治直接發生關係，而他們的態度可以說完全是旁觀的或客觀的，他們在缺乏政治背景的智識之下，所發言論，雖不能促成政治上的進步，也不至於對政治發生壞的影響。

還有一班人們的好談政治，是因為生活或名利起見，不得不拋棄他們原有不是政治的本行，而從事政治，換言之

，就是投身政界。既然投身政界，為本身利害關係，不管對政治是否有相當認識，不得不談談政治，藉以表示！此班人們因為置身政治，他們的談論，可以直接影響政治的。筆者為這班人們的福利起見，或簡接為政治本身的幸福起見，特為介紹這部認識政治背景的書。在好的方面說，對於政治背景有了相當的認識，一班人們可以走在向好的路上去談政治，退一步說，至少談起政治來，不會被人看出是個門外漢。

關於政治概論或政治入門的著作，因為近時政治學的進步，在歐美各國是多得不可勝數，這幾年來，國內刊行的譯本，也有好幾種。至於這本「近代政治之原理」是一九三六年夏季出版的，在美國都是一本最近問世的名著。

這書的作者威爾遜氏是美國華盛頓州立的華盛頓大學的名教授，他是專門教政治思想的，所以在這本書上討論各

種政治入門的問題都是根據他素有研究的政治原理的觀點。威爾遜氏在這書的序言中曾說過：「一個政治原理的初步課程。能大大幫助人們對於政治事實有理智的了解。所以這本以政治原理為根據去解釋各種政治入門的問題的書，是值得專門研究政治的人們，以及半路出家的政治家一讀或深深的研究的。」

至於本書的內容和其他政治入門的著作是大有出入的

，特別是最後三部份討論「公民權」「民主國家的估價」以及「統治主義的國家」各種問題，是旁書中所未曾有的，值得人們大大的注意的。

據筆者所知，中山文化教育館已經請人逐譯這書，我們希望這個譯本能早出問世，使不能讀原文的人們不至有向隅之歎。

(黎 犧)

## 寄 稿 的 人 們

厲德寅 本刊的讀者，沒有看到厲先生的文章，想必已經很久。現在他課後比較的閒，所以準備着同我們多多討論時下的經濟問題；「改進中國國際貿易擬議」一文，不過是他的第一稿。——至少編者是這樣希望。

動於中，因此除了代他披露那一篇「通信」以外，還盼望首都警察當局，對於汽車壓死人的事，多加點意。

白驥是一個坐公事房的留學生，見聞既廣，感觸尤多。本期所登的「瑣聞漫評」恐怕不過是一曲開場戲，接下來的文章，想必還很多呢。

王導楓 熱心人也。一個「無名氏」之死，他也會那樣關心，居然寫了一篇文章，要求本刊替他發表。本刊的編者，同他一樣，都是住在南京的人，讀了他的文章之後，自然不能無

劉叔揚翻譯的「偷渡人」，本刊因為篇幅的關係，很久沒有替他續登，茲特向譯者及讀者道歉。

# 扶輪日報

言論犀利

直接訂閱

消息靈通

優待期間

副刊精彩

三月一元

編製醒目

每晨送到

角路府國路北山中京南：址社

號四三九一二：話電

文心印刷社

出 品 精 良

定 期 不 誤

地址：八條巷十四號

五七四二二：諾電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

十年以來唯一巨著

包君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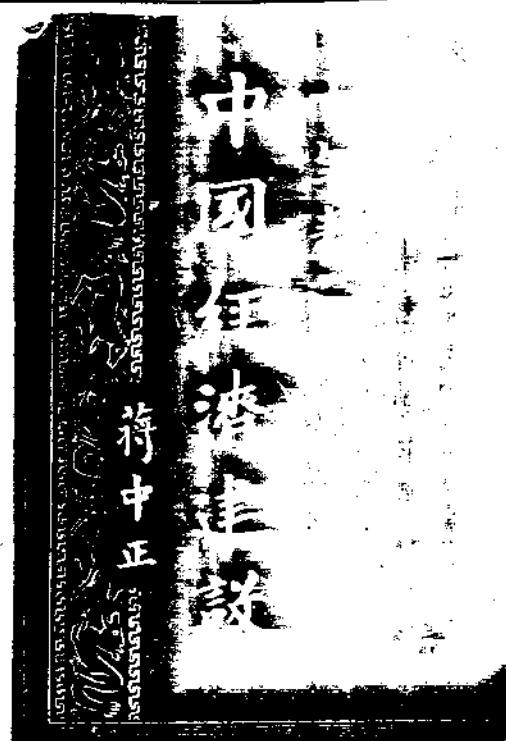
集成裝訂印  
刷社

請到

欲得精美裝訂，

諸君

內巷帽紗大：址社  
三一五二二：話電



社輪首任委任人份主設經及編員計民中本  
發日都撰員編員負責管機濟地中會劃經央書  
行報扶述擔輯分責部關建方央主委濟國由

本刊第二十三期內容

國民經濟建設的方式問題	曹立瀛(二)
外交官的闊窮與增費	張灝文(二)
官營麻雀牌的建議	邢常人(六)
海外雜感	姜天功(七)
通訊：和尚救國的途徑	曙清(九)
審評：資本主義及其文化	王政(三)

刊 刊		旬 論		公 是		廣 告	
例 刊		目		價		例 刊	
普 通	優 等	特 等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價
		底 封 面 之 外 面	位	六 十 元	四 十 五 元		
		(一) 底 封 面 之 裏 面		五 十 元	三 十 五 元		
正 文 中	正 文 中	(二) 底 封 面 之 裏 面		四 十 元	二 十 五 元		
間	間					十 五 元	

地知酌細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股洽。詳收銅鋅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圖樣，並即行奉復。

載轉許不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二六九八

欲  
知——當天正確消息  
讀——生動雋永文字  
閱——美麗清新報紙  
京  
南  
大  
夏  
晚  
報  
有  
紙  
定價：每月大洋四角  
可滿尊意  
(日出兩張)  
地址：碑亭巷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二九號

華豐印刷鑄字所	最齊備之印刷材料工廠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油墨	鉛字	第二支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發售
印刷機器	銅模	第三支店	杭州青年路二號	中西
材料	卡片			

# 新華銀行

分行大行宮  
電話二三三六五

白下路

城北辦事處 中山北路雲南路轉角

電話三一七九

城南辦事處 中華路建康路轉角

建築完成即行開幕

辦理信託業務 穩妥周密

各種儲蓄利息 特別從優

##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鑒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遵明令提高鹽務合衛生獨投鉅資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賜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委託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報號碼三九三二號

# 德昌祥錢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五二二一一號

## 北平新聞

請訂閱中國人在華北自辦的英文日報  
The Peiping News 衛士生博士主辦

每月費一元錢 每年費十元錢 外埠每月郵費三角

每天可以看到英國及歐洲一切新聞電報，

華北最敏速，最正確的政治經濟社會之郵電；還有每

天的特別副刊 Special Feature

禮拜拜三二一禮拜拜四禮拜拜五禮拜拜六禮拜拜日

社政婦文學。社會問題。經濟問題。

科書報評論及星期畫報。  
教育學說及實施。

北平新聞社謹啓  
地址：北平東堂子胡同二十六號  
電話編輯部東五〇三五號